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黄鏡

謄錄監生臣陳長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二月按是月辛酉朔壬戌金人索后妃服𬒈天儀琉璃玉器等

乙丑再括金銀時開封言根括金銀盡絶而內侍監忻等在軍前言家有窖藏乞搜取二帥大怒進士黄時偁段光遠遺金人書言忻等皆前日倖濫渠魁令挾怨生

事罪不可赦宜斬首以徇又言不當以金帛久留乘輿不報時倆等書實録無之以趙甡之遺史王明清揮麈後録增入但遺史係光遠上書于正月丙午恐太早今併附見　鄜延經畧使張深引兵次朝邑縣先是本路副總管威武軍承宣使劉光世將步騎三千援京師至唐鄧間道梗不得進聞范致虛傳檄諸路光世與其將喬仲福等議引兵會之會淵聖皇帝遣使臣黄深持御劄以和議已定止勤王兵光世曰不可以詔示衆宜速圖進發既而潰兵踵至具聞城中事衆心惶惑光世矯

以蕃官沙穆来自京城云二聖决圍南幸矣乃遣使臣葛宗賁密奏往荆襄江浙間尋二聖所在衆情稍安光世因引兵入關及是與深會光世延慶子也此以趙甡之遺史及李覯靖康勤王紀行録參修是日淵聖皇帝赴二帥擊毬之集何㮚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帝為主左副元帥宗維為客酒九行帝起謝曰某久留軍前都人顒望欲乞早歸宗維問帝去將何之帝失色不復言罷歸右副元帥宗傑聯騎至行宫門外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帝悵然不怡而

臬亦有憂色

丙寅金左副元帥宗維傳其主之命議立異姓平旦遣蕭慶邀淵聖皇帝詣端誠殿從官皆喜謂果得歸矣才出門忽有撤黄屋者衆方驚愕洎至門外則已望北設一香案隨駕官於百步外排立帝獨前下馬（已上據宣和錄）兵部尚書高慶裔宣金主晟詔書其書畧曰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結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為既為待罪之人盍為異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

慶裔讀詔已慶廹帝易御服實錄李若水附傳云敵遣蕭太師即慶也李若水事跡云武節郎張玠說圍城中作橫門第二次從駕出郊親見尼瑪哈先在殿上高尚書讀詔罷詔使蕭慶脫御服侍郎向前左手抱帝右手指而罵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云金人廹上脫去赭袍盡皆擠裂蔡絛國史後補所謂國家破辱皆在端誠殿即指此也金主詔本見于耿氏編令不錄時事出不意㮚等皆震懼不知所為吏部侍郎李若水獨前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敵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真主若輩欲加無禮耶敵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結仆地良久乃蘇於是每執政監以二金兵每侍從監以二燕兵

各分散獨留鐵騎數十傳宗維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遂扡至青城門廡下日三飯飲之若水絶不食病如中風狀㮚亦伏地固請敵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已而果然沈良靖康餘録云二月六日夜半宗維請上相見何㮚李若水孫覿並從火炬如晝宗維令人宣金主偽詔㮚若水伏地固争㮚雖争而不罵乃髡之覿不争得免靖康野録云若水抱持上罵不已尼瑪哈令持若水去生虓碎以為號令囚何㮚于土堀中數日按若水被殺在半月之後野録誤也何㮚伏地被髡本傳及他書皆不見然金人立主詔云惟何㮚李若水不許與議則二人同争必矣何烈靖康草史亦云何㮚髡鉗為女真營軍校足明㮚得禍亦酷但不能強争耳今併附見

是日夜漏下二鼓金人以檄來議立異姓且令遷都詔書畧云宋之舊封理宜混一然念舉兵本非貪土請前宋在京臣僚一面請上皇併后妃兒女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集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茂衆所推服長于治民者從軍前備禮冊命淵聖皇帝亦附手劄畧云今于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于萬姓為幸非細幸

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京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時執政侍從集内東門見敵書讀之皆號哭兵部尚書吕好問曰今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懇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入内内侍省都知李石出帝手劄好問曰此乃不得已而書也夜半不能決初左副元帥宗維與諸軍帥議欲留蕭慶居汴京以守河南地慶不敢當衆又推漢軍都統制劉彦宗彦宗亦不敢當右副元帥宗傑語于衆曰宅日趙氏必復興今吾務廣地而

兵力不能周是自貽患也不若以河為界宗維是之遂有就城中别擇賢人之議此據傅雱通問録附見　好問希哲子也

希哲公著子元祐崇政殿說書偽楚録載金檄云大金元帥府近以降表申奏今回降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去歳有問罪之師乃因遣使軍前祈請遂許自新既而變渝愈速是致攻討擊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舉師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别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兹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寮一面共請上皇以下后妃兒女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德隆茂勲業耆舊素為衆所推服

長于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于此亦合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俟得姓氏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王子右副元帥押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押安班貝勒都元帥押臣家圍城雜書載此手劄云今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專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内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于萬姓為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賫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為曉悉早請上皇已下舉族出京外諸事並從元帥府指揮方是長計無拘舊分安為禍福速招連累右備錄皇帝御書在前今曉示官員耆老等各令知悉二月七日按此手劄丁特起泣血錄中亦有之邦昌上康邸書亦云尋奉御筆令依元帥指揮云云蓋指此也 按原本所載檄文字句脫誤今悉依北盟會編

補正

丁卯道君太上皇帝出詣金營時敵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幵學士莫儔邀上皇出郊上皇疑不聽敵以其事付京城四壁廵檢温州觀察使范瓊平旦金人大啓南薰門鐵騎極望闔門而陳瓊與幵儔及内侍李石偕至延福宫請上皇與寧德皇后同詣軍前懇告上皇未應瓊以言逼之遂御犢車出宫至南薰門敵自甕城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此以欽宗實録及宣和録幼老春秋三國謀謨録參

修曹勛所進北狩聞見錄云徽宗在蘂珠宮李石吴幵莫儔入見石奏請到南薰門徽舍拜表乞皇帝歸開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懽情亦無它意石又道淵聖語云不可緩恐失事機徽宗欲索道服出姜堯臣曰敵情詐偽不測更宜聖裁徽宗將行内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為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所辭又取常所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出至南薰徽宗頓足輿中曰事乖變矣呼孚取佩刀已被敵人使去申初到南郊齋宮止于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勛孚堯臣徐中立在左右幼老春秋云吴幵莫儔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孫傅王時雍徐秉哲謂之曰軍前有旨如上皇已下申時不出即縱兵四面入來殺人傅與時雍徑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詣軍前懇告上皇未應范瓊以言逼之上皇涕泗横流不得已乃乘竹轎而出按諸書孫傅未嘗見上皇此所云恐誤然傅畫一狀亦云太上皇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則傅亦必預聞矣

今併附此庶不失實時肅王樞已出質鄆王指等九人從淵聖皇帝在青城於是安康郡王樫相國公梴瀛國公樾建安郡王楧嘉國公椅溫國公棣儀國公桐昌國公柄潤國公樅等九人及龍德宮王貴妃喬貴妃韋賢妃王婉容閻婉容任婉容王婕妤喬婕妤小王婕妤崔夫人康王夫人邢氏與諸王夫人帝姬暨上皇十四孫皆出靖康要盟錄有取宗族數云鄆王并夫人朱氏男二人女宗姬六人肅王夫人任氏男二人女宗姬二人景王夫人田氏女宗姬二人濟王并夫人曹氏康王不在京夫人邢氏祁王并夫人曹氏莘王并夫人嚴氏徐王并夫人王氏

沂王和王信王已上係藩衍宅未出閤郡王國公十人係在諸閤分已出降嘉德帝姬都尉曹寅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崇德帝姬都尉曹晟出使茂德帝姬都尉蔡降押赴軍前成德帝姬都尉向子房洵德帝姬都尉田丕順德帝姬都尉向子扆顯德帝姬都尉劉文彦未出降華福帝姬惠福帝姬令福帝姬純福帝姬穼福帝姬永福帝姬柔福帝姬諸妃嬪欽宗實録云上皇詣青城鄆王已下三十餘王皆從誤也按九王正月辛丑已留青城從上皇出者乃未出閤諸王耳上皇三十一子自淵聖肅王康王及先已薨外亦不應有三十餘人實録誤甚賢妃開封人邢氏祥符人朝請郎瓊女也日將午父老邀上皇不及道逢燕王俁越王偲哭而邀之燕王泣曰金人欲之將安所避民曰願與王俱死若何開封尹

永嘉徐秉哲捕斬為首者並兵衛上皇出南薰門左副元帥宗維令其禮部侍郎劉思易御服靖康忠臣第二番語錄云二月六日金人令蕭慶劉思脫二帝龍袍李若水擁抱緻宗王履擁抱淵聖令不得脫按上皇出京在蕭慶宣詔之次日時若水等已被囚語錄誤也王履事迹云履隨行翰林司兵士鄭福歸云當月初六日讀了金人詔尼瑪哈令蕭太師劉尚書脫二帝龍衣是時觀察抱定少帝令蕃人不得近前此得其實但誤以兩事為一日耳今畧刪潤令不牴牾靖康要錄云上皇初到青城尼瑪哈阿里布坐于端誠殿上皇東向尼瑪哈南向阿里布西向聞上皇玉音甚厲汝稱先皇帝有大造于宋反是我有大造于汝也若大遼伐我當所甘心汝去年興師吾傳位與嗣君遂割地犒軍汝等乃還今與兵稱嗣君失信汝等曾記誓書否汝不自言乃蕭慶王汭等教汝曹

為之可呼蕭慶等來與我面證吾豈畏一死二帥皆無言蕭慶等亦皆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廊見上扶上皇號泣久之上皇謂上曰汝若聽老夫之言不遭今日之禍蓋上皇初欲與帝出幸何㮚若諫乃止此所云諸書皆無之今且附見 初敵遣幵儔邀上皇出并取諸王留守孫傅欲匿不遣幵示以真定府路走馬承受宦者鄧述等所供名字乃盡發馬獨恭福帝姬才周晬不為敵所知與賢德懿行大長帝姬淑慎長帝姬不與遣燕越王神宗子二帝姬仁宗哲宗女也廣平郡王捷年十六給使何義奉捷及乳母隱民間後數日敵檄徐秉哲取之捷遂

不免此據汴都記及何烈草史二書皆稱韓國公而無名臣謹按四朝國史韓國公捷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益進封月日淺故都人但以韓國呼之耳草史又云公與阿保同日被害則恐不然按靖康皇族數似是紹興十二年太母南歸日隨行內侍所具云廣平郡王見在足明捷未嘗為金人所害也今不取瓊開封人自卒伍補官屢平河北山東諸盜金人入犯瓊以所部援京師因留不去至是遂為敵用　是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率文武百寮僧道耆老為畫一狀詣軍前云准大金皇帝指揮傅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皇帝親政才及朞年恭儉

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絶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謹忍死
陳詞上干台聽一太上皇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
赴軍前同仲懮告一嗣君即位以來並無失德惟是失
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縁覲政之初為謀臣所誤繼已盡
行竄責顯是嗣君悔悟前失非有它心一嗣君在東宫
即有德譽比既即位中外歸仰令若未加廢絶尚可以
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數
足將来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無窮之利若

一旦廢棄遂同匹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一伏詳
來旨令別擇賢人以主兹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具
見仁慈存恤之至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
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伏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
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一今日之事生
殺予奪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然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根
索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班師之

後退守偏方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敵不報傅又自為狀云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為藩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宫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上皇信聽姦臣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元帥許其自新復主社稷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哀憫許于國主子弟中擇一賢

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又不報

戊辰吴幵莫儔復以檄來督舉異姓孫傅等以狀荅曰本國將相多是日前誤國之人將帥率敗亡之餘其它臣僚悉皆碌碌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别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

之意若自元帥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澤有歸城中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金人報書曰自昔運數既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今乖諭丁寧而輙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則在軍皆北地漢兒既舉北人與混一無異若欲推

擇見在軍前南官亦請具姓名申報惟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各具名銜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書中所謂在軍前南官蓋屬張邦昌也元帥府劄子據文武臣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悉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務聽命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此之甚哉皇上猶以寬度別立賢人而已真可謂大義矣今垂諭丁寧而輙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具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皆碌碌無聞若舉于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

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劉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即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人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㮚李若水等預此議如或在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連署速具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初南壁統制官吳革聞上皇已出入白孫傅請力留皇后皇太子至是引見革頓首請太子堅避以固國本傅許諾且問策焉革為畫計乃于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且告急于王及在外諸大

臣約日大舉實錄草附傳云上皇后妃盡出草入白孫傅請留太子明日引見而三國諜謨錄載之此月庚午按上皇以丁卯出南薰門草在南壁不應三日後乃入白孫傅錄誤也今移附戊辰取光祿少卿范寅敷等四人赴軍前寅敷致虛子也是日上皇在青城自製發願文祈天請命諭景王杞曰適來密詞罪已損壽以全趙氏自登位之後過失甚多敢不自陳以回天譴杞頓首稱贊此據王若冲北狩行錄曹勛所進聞見錄亦有之

已巳內前揭示長榜坐金人檄書及孫傅等議狀都人

始知欲立異姓相顧號絶孫傳復為百官軍民狀遺金人云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尚兾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于自舉伏乞元帥府推擇敢不一聽台命傳又與張叔夜别具狀云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全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傳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

上下怗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申臣子之情改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傅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傅等世食君禄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愛死時在京士民郭鐸等亦詣善利門以狀白金帥云上雖失信其於天下萬姓畧無過失若立異姓恐民心無統姦雄竊發望元帥

垂天地之恩復立今上以主此土若元帥以失信廢之則監國太子肅王景王皆有賢德人所共知乞賜選擇不報

庚午孫傅復為狀遺金人乞軫卹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或立監國太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傅等今在南薫門拜泣俟命遂率百官父老集門下號泣數刻吏部尚書王時雍獨不預是日右副元帥宗

傑親至左副元帥宗維營中共議軍民告立趙氏事宗維不許吳幵莫儔復至督舉異姓催取皇族甚峻金擻畧云若謂廢舊立新衆難服從緣向因推戴尚可令依聖旨擇賢共立執云不可又云行府于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想目下為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欲立本官幵儔云尼瑪哈大怒明日二事不了即舉兵入城遂會百官議侍從已下乞致仕者四十人時兵部尚書呂好問在禁中亦乞致仕孫傅謂好問曰尚書畏死耶傅以執政留

守當死軍前尚書世受國恩當任興復之責好問乃止
時雍仁壽人也張叔夜為狀遺金人云奉令旨令立見
今為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乞自元帥府于嗣
子或趙氏支屬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為藩輔
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此據叔夜家傳淵聖皇帝以手劄付徐
秉哲云我以失德為金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師毋使喧
撓反為我累上劄據丁特起泣血録吳幵莫儔所貴元帥府劄子云吳承旨回貴文武百官軍民
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
悉右勘會朝廷詔旨丁寧務在恤民令來堅執迷惑累

日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
緣推戴尚可何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
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令諸官軍
民僧道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于在京官僚未諳可
否但想在京目下為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
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
所指在京目下為首管勾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
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
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
此度不見舉薦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
會五年二月十日又大金元帥府牒令月十日右副元
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共議宋人告請復立趙氏事至
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
老郭鐸等告乞立趙氏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
日九日三次共五道錄白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
京須得別行薦舉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輒受文狀嚴切

懲戒訖慮在京人猶以投狀為詞別致住滯令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

城之始破也行門指揮使將宣李福率衆叩祥曦殿請扈駕突圍以出何㮚恐其為亂執而殺之及是帝命賜其家各三百縑以旌忠義

辛未監國皇太子諶出詣敵營初留守孫傅議以五千金匿太子于民間殺狀類太子者送之紿以都人遮留誤擊太子居五日無肯當之者統制官吳革請以所募士儆服潰圍以出傅不從時金以淵聖皇帝手劄諭傅

上皇亦劄云尚賴元帥寛仁使我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来此據丁特起泣血録始圩儔督脅不已傅未聽至是事益急傅在皇城司其子来省傅叱之曰吾已分死國矣汝曹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某尚何言哉范瓊恐變生先以危言讋衛士是晚以兵衛皇后太子共約一車中詣敵營此據丁特起泣血録從車凡十兩百官軍民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振天時已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金人在門下者廹行此據

宣和錄傳言於人曰上蒙塵託孤于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太子往死生以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出守門人不許是夕傅留宿門下靖康野錄初上以太子監國孫傅為留守及金人邀太子出人皆望傅以死節傅與張叔夜但送至門而已繼而又取傅及家屬人以是非傅不能守節而自取辱與史不同今不取

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立張邦昌以治國事初金人定立邦昌然未顯然言之也至是趣百官議立異姓不即屠城時雍在皇城司令中書舍人李會預為議狀曰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在

民令本國臣僚如孫傅等被用日淺率皆駑下迷誤趙氏至亡國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於軍前選命某人以治國事時幵儔微言金有立邦昌意時雍疑未定左司員外郎依政宋齊愈適自外至時雍問以敵意所上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與所傳同此據欽宗實錄與張栻私記不同趙甡之中興遺史有齊愈欵狀甚詳雖當時置對之詞不無鍛鍊然栻所記似以為齊愈告鄉人于道而為李綱所中則亦恐不盡然餘見七月癸卯注時雍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付幵儔以出獨張叔夜不可實錄云是日不書議狀惟孫傅張叔夜按此時傅已解留

守事在南薰門故王時雍得主其議傳不但不書狀而已

壬申傅叔夜坐堅違詔旨告立趙氏押赴軍前叔夜至敵營抗論如初不少屈敵拘之沈良靖康遺錄云孫傅既遣皇族為尼瑪哈召至青城令見舊主上見謂曰無煩重相公斷送我一門家眷傅無對而退趙甡之遺史云張叔夜赴軍前尼瑪哈名叔夜給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繫誠豈可與孫傅同死邪可供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數四終不從唯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敵散撤城中令軍民共舉張邦昌連名申上有異議者令別具狀惟不許引惹趙氏有敢逗遛當按軍法夜汧儔復入城

留守司據今月十二日吳承旨莫內翰自軍前來賫到大金元帥府指揮請疾速勾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僧道耆老軍官等更乞詳諭商議如並舉張邦昌即便連署各于本衙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在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若舉賢人者亦許不阻有敢違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雖致仕在京宮觀僧道耆老軍民等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內有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許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晚示各令知悉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秘書省共議何烈靖康草史云范瓊詐言金許立哲宗之後陳王子為

君按哲宗無後而上之兄吳榮王秘書封陳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衆邦昌事說諭軍民皆唯唯而退有太學生對曰某等所見意殆不然瓊慮軍民視效即抗聲折之時雍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于是文武數百人以大卷相授若州縣胥吏書卯歷者畧無留滯不終朝而畢其間亦有飲泣悲吁而不敢出辭者忽下坐一朝士面目嚴冷者厲聲曰二百年趙氏天下豈可付它姓吾乃異議者請如所令具右汴士

大慟曰吾請同行時雍詰之自列名氏曰奉直大夫冠庠朝請郎髙世彬庠山東人世彬瓊裔孫也此據夏少曾朝野僉言及孫偉跋靖康野史修入監察御史馬伸言于衆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可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中丞秦檜以為然即具單狀曰檜身為禁從職當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其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

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至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帝至躬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鑾輿御服之所用割兩河之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于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昔西漢絶于新室而光武乃興東漢絶于曹氏而劉備王蜀唐為朱温篡奪李克用猶

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世之久德澤在人者深基業雖陵遲英雄猶畏而不敢窺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戮害故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猶頼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江左之盛踰于西京石晉欺天罔人交結外邦以篡其主得之以契丹失之亦以契丹況少主失德任用非人曾無德澤以及黎庶特舉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戎人天下

其何思之哉比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有天下九世比隆漢唐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于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上皇誤聽姦臣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可勝言哉彼必曰滅宋之策在絶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

亡如其不能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況禍莫大于滅人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土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于前為貫攸之計者

當從其請為國遠慮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今日雖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令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矜一己之功其為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為可不鑑哉自古兵之強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

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令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為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為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攷古今深

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實
大金萬世之利也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會之請康末議狀乃馬先覺建議會之不答少焉藁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會之既為臺長則當列為首會之猶豫先覺率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所以秦氏藏本猶云檜等也紹興中先覺謁何珫上其藁會之大怒竄珫嶺外此段實毀檜太甚按珫錄檜獨具單狀而首詞云某身為禁從職典臺諫則必非連名也後錄又云姚宏嘗託張澄從秦會之求官秦云廷睥與某靖康末俱在臺上書尼瑪哈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夕復見歸竟不僉名此老純直非狡獪者聞皆宏之謀也繇是薄其為人宏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書與向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用此誑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語泄宏坐事死獄中按此又與何珫所云不同然當時金人獨取秦檜而不

及姚馬則未嘗連名可知或者馬伸嘗慫恿之今畧修潤令不抵牾明清揮麈第三錄載檜議狀全文乃孫傅第三狀明清誤也

檜爲議狀已即稱疾守本官職致仕檜致仕實錄不書按日歷紹興元年檜乞奏薦狀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准告依前朝請郎守御史中丞致仕壬申十三日也今增入

始百官既集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舉邦昌事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衣冠去於是監察御史吳給御史臺檢法官王庭秀皆致仕而秘書省校書郎胡寅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府司儀曹事趙鼎相率逃太學中以避亂故皆不書議狀伸給須城人汝礪仁壽人

庭秀鄞縣人寅崇安人右文殿修撰安國子浚咸子咸綿竹人已見紹聖元年九月紹興閩喜人也堂吏張僅自秘書省歸取平生所受告牒悉焚之遂自為布衣此據孫偉跋靖康野記金人索南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所取宗室無大夫名將之曰我魏王後也將之魏悼王廷美五世孫莫儔謂左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即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正少卿黄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紿以為亂兵所焚錄是踈屬獲免此據溥哲墓碑參潤增入實錄二月癸酉

令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等四書皆于初渡江時失之則是玉牒果為所留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謂搜索宗室未有盡者莫儔獻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捕檜在旁曰尚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疎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均恐無此理尼瑪哈曰中丞言是由此異待之按取玉牒之日檜尚未出城此說誤 溥雍孫也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姑附此俟考 雍共城人元豐康節處士

哲華陽人也時睦親宅嗣濮王仲理廣親宅保寧軍節度使克暢親賢宅晉康郡王孝騫棣華宅永寧郡王有恭已下舉宗北徙惟睢雒二都宗室得全

仲理襄王宗愈子克暢魏悼王孫孝騫吳榮王子有恭
楚榮憲王子也于是太祖後宗子益踈無至節度使者
甲戌幵儔賫金牒摭文武百官中乞立張相治國事已
申本國册立為皇帝訖令取册寶及一行册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及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趙
之遺史金人取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人給三百千俾治裝太學生投狀願往者百餘人比至軍前金人
謂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大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土方略利害諸生有川人閩浙人者各爭持紙筆陳山川
險易古人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倡女為妻要取詣軍前後金人覺其苟賤復退者六十餘人士之無守

有如此者沈良遺錄曰金人初取太學三十人正録皆懼乃私誘學中素無廉恥者以充數即日出城其齋榜並為賊所奪髡之中路皆裸體逃歸賊亦縱而不追二說不同今並附見何㮚已下隨駕在軍前人並取家屬　初統制官吳革既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多兩河驍悍之士又引太學諸生吳銖朱夢說徐偉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衛士殺妻子以圖迎二帝沈良靖康遺錄上命孫傅留守密諭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敢勇必死之士得三萬人擁上皇太子潰圍南去我從金人之命死生以之後傅止募得二百餘人知事不集乃止按吳革白傅募士在帝已行之後恐良得于傅聞非其實也三國謀謨錄云革日夜密謀迎立大元帥

按此時二帝尚在城外安得便立元帥實錄云遣人告急于康王約擁兵近城圖迎二帝草附傳所書當得其實今從之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惟兵部尚書呂好問監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好問欲遣人持書詣王訪得邢煥女弟之夫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又與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謀募効用李進縋城以蠟書來上進行至開德府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王棣疑之進以實告乃遣人伴送至帥府夢說桐廬

人政和末嘗上書直諫士論推之所益都人棣雱子也

雱安石子元豐龍圖閣直學士

丙子金人遣曹少監郭少傅同開封尹徐秉哲治事先是京師事務皆取稟軍前故也敵又索內藏元豐大觀庫簿籍悉取寶貨及大內諸庫龍德兩宮珍寶奇物如西海夜珠王中正陳摶燒金之類其它真珠美玉珊瑚瑪瑙琉璃花犀玳瑁之屬各以千計上皇平時好玩有司所不能知者內侍王仍輩曲奉金帥指其所在而取

之真珠水晶繡簾珠翠步障紅牙火櫃龍麝沉香樂器犀玉彫鏤屏榻古書珍畫絡繹於路此據宣和錄及夏少曾朝野僉言宣和錄又云金人入內徑取諸庫真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碼碯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箇硃砂二萬九千斤水晶一萬五千斤花犀二萬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坐龍腦一百二十斤金磚一百四十葉王先生燒金陳摔燒金高麗進奉生金甲金頭盔各六副金敵金馬杓金折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副玉作子六百副花犀帶金帶金束帶玉束帶鈒金帶金魚袋等上皇閣分金錢四十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閤分金錢二十貫銀錢四十貫皇后閤分金錢十一貫銀錢二十二貫銀火爐一百二十隻金火爐四隻金桌子百二十隻銀交椅二十隻金合大小四十隻金水桶四隻金盤盞八百副金

注碗二十副金銀匙筯不記數金湯瓶二十隻琉璃盞一千二百隻琉璃托子一千二百隻珊瑚托子四百隻碼碯托子一千二百隻真珠扇子四百合紅扇一百合藍扇一百合行鸞扇三百五十合大扇六十合扇車一百量二帥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幘金束帶為飾它將亦不下數十人壁中珍寶山積　初李若水既為金所囚蕭慶謂若水曰事已爾無可奈何徒死無益前日公雖詈國相國相初無過公意若今日順從即明日得美官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從隸謝寧亦勉之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仰侍郎以

生若少屈萬一得復歸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今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汝若歸勿遽言恐重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言吾死國也是日左副元帥宗維引若水諭意若水不聽囚之

戊寅王以京師久無耗檄諸將帥伺其實若敵未有去意即引兵近畿副元帥宗澤見之謂諸將曰敵情如此豈忍坐視乎時范訥趙野合兵屯南京遣使臣趙哲獻書帥府哲將家子有膽略以百騎分三隊道與金人三

四戰獲數級奪金人馬三匹以獻王大悦都監康履面
責哲不當王叱退之野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
剽掠甚於敵騎澤遺書誚野訥及知興仁府曾楙使率
所部勤王野等以為狂不答知泗州朝請大夫賈公望
見經制使翁彦國切責之曰京城報甚惡天子日夜望
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邪泗小壘錢糧俱竭自
來日更不供公宜斬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日未遽
貸公爾彦國慚翼日提兵趨淮西而去公望昌朝孫也

金人取詳通經教德行僧數十人待遇昌朝真定人慶歷中宰相頗厚

庚辰王發東平府王在東平踰月京城音問不通副元帥汪伯彦等共議移屯濟州以俟敵隙王從之　是日副元帥宗澤自澶淵移軍南華縣先是澤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澤奮願擊敵引諸將共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淬效死會元帥府檄至澤乃引兵屯南華境上謂淬曰汝

當先諸將一行以贖前日之過淬曰願盡力遂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即據南華縣是時澶濮濟單曹亳陳潁應天廣濟諸郡皆有勤王兵敵又犯亳州直秘閣京畿轉運副使兼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使臣持書遺金人以會合勤王兵馬所為名大畧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敵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諸道兵畏縮不進子諲敏中元孫也敏中開封人咸平中相宰

辛巳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為金人所殺時左副元帥宗維再召若水問以不肯立異姓狀若水言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宗維曰趙皇失信使南北生靈如此安得為無過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即曰若以失信為過則公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五事且曰汝伐人之國不務安全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自豐汝滅亡不久矣因肆罵不已宗維大怒即圜丘下敲殺之若水將死監刑者復問侍郎服未乎若水奮詈愈切

敵怒以刄裂頤斷舌然後殺之梟其首此據若水逸事金人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以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咸歎重之初若水之出使也淵聖皇帝擢監左藏西庫修武郎王履為之副使還遷相州觀察使履抗敵不回卒與俱死履開封人累世右職元符末坐上書入籍編管新州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興贈若水觀文殿學士後謚忠愍贈履武勝軍節度使按履事迹甚偉而實錄乃無一字及之殊不可曉今以履事跡及靖康忠臣三番語錄修入實錄附傳若水臨死為歌詩卒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

分死亦何慿履事迹乃以為履所賦今且附此以俟考

金主遣諸軍都部署英宗廟諱同音按原書避嫌名今補仍存舊注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院事韓正持冊來立張邦昌要盟録有冊文云尚書左僕射韓某而不言其名王明清揮麈後録云其官韓昉按昉本燕人事遼為知制誥庚戌年七月冊劉豫為副使猶居此官此時無緣已為僕射實録劉韐附傳云金命其尚書僕射韓正館韐即此人也今增入

金遣吳幵莫儔集百官於皇城司議遷都之地衆以揚州江寧為請敵命都江寧

壬午鄜延經略使張深引軍屯陝府先是宣撫使范致

虗欲聚兵爲長驅河洛之計深不敢戰乃議各圖進取互爲聲援使彼罔測且戰且前庶有先到國門者議久不決深遂行翌日熙河經畧使王倚環慶經畧使王似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皆來會

癸未金令百官拜表請立張邦昌光禄大夫中太一宫使唐恪既書議狀仰藥死實録恪附傳云恪聞議立異姓呼其諸子謂曰吾為大臣而國家至此顧力不能救獨有死耳乃仰藥自殺其後張邦昌僭位朝士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王偁東都事畧云恪既書名乃仰藥死二書不同按議立邦昌在此月癸酉恪以前宰相居城中若

不書名金人無不詰難之理又無由經十有餘日尚不書議狀也夏少曾僉言曰羣臣于秘書省議推戴張邦昌恪大慟一少年斥恪曰公為丞相不能為國家計事以至於此况平時鬻賣官爵習蔡京不法所為猶厚顏赴議舉異姓實負國家哭之何益據此則恪亦在議中未嘗先事而死明矣汴都記曰是時金人正取人恪以前宰相恐不免遂服大黄作腹疾以死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金立張邦昌欽叟書名畢仰藥而殂建炎中張達明為中司適欽叟家陳乞贈典達明言欽叟不能抗敵之命雖死不足襃贈由是恩數晝寢迄今不能理也明清所云差詳但小舛誤紹興日歷二年十一月乙亥唐恪男琢進狀先臣恪任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宫使以臣僚上言任少宰日不合許割三鎮事落職乞依赦追復有旨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丁丑中書舍人胡松年奏琢陳請其父不獲伸迎請二聖之謀乃飲藥以死聖恩或謂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

臣願詔有司更加詳考實狀詔前降復職指揮更不施行明清所云誤以松年為張澂也實錄附傳云觀文殿大學士唐恪薨仍前不書落職事此不惟疎畧當必有故

是日王次濟州時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自黃河以南分地而屯濟州萬九千五百人以為王之衛隸都統制楊惟忠開德府萬九千人濮州七千人以拒敵之在衛南韋城臨濮者並隸副元帥宗澤興仁府萬九千人廣濟軍八千人單州六千人栢林鎮三千人以拒敵之在考城者並隸節制軍馬黃潛善大凡官軍民兵六萬四千五百

人孔彦威常謹丁順三盜萬五千人分屯六州而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訥在宋趙子崧在陳皆圍逸京都未得進

甲申金人取太學録黄豐揚愿赴軍前二人托疾得免愿山陽人也　敵游騎五百至濮州雷澤境上尉向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培繩桑下敵至挑戰已而偽遁敵追奔馬絓而止悉擒斬之元帥府以拱為閤門祗候

乙酉大風拔木　户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

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為金人所殺初金人括金銀急命執禮等八人董之未幾執禮等議曰敵所以留車駕者為金銀也今欲足元數雖銅鐵亦不給不如結罪申絕塞其所請官者謂金人曰試許士庶以金銀易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二帥大怒是晚召執禮等四人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于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

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俣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為之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于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敲殺之梟其首（趙甡之遺史稱胡唐老遂死蓋誤也）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執禮浦江人振樂平人扶燾子（燾開封人元祐知樞密院事）舜陟績溪人舜明嵊縣人俣宛邱人也後贈執禮資

政殿學士知質振端明殿學士自城破至此凡再納金二十一萬兩銀七百十四萬兩表叚一百萬匹皆有畸敵猶以為少故殺之朝野僉言二月二十八日大金以金銀事執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復殺之監察御史黎確等知四人之由將欲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等議時雍不從金人欲正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謂金銀少自有四壁根括官執禮副留守非其職也按實錄金銀官八人執禮為首此所云誤若四人果有結兵救二聖之事本傳及墓誌無容不書記事者得于傳聞又誤以安扶為安復也今並不取

是日再括金銀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徧加根檢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分詣懿親蕃衍宅諸妃嬪位

所至與宫人飲又頒匳餘金以自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至沂王府遂坐藩衍宅門罵諸王此据李綱記上語修入八月戊午行遣竄南昌人也

丙戌陜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至陜府初致虛抵華隂京西轉運副使劉汲遺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趨河陽焚敵積聚絶河橋一軍自陜洛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遂行此據晁公遡所作汲傳附入但公遡稱致虛按兵華隂汲以書誚責云云致虛以書謝而終亦不行則非也其實致虛鋭意出師但以無謀致敗令畧修

潤之時南道副總管髙公純奉詔勤王頓兵不進汲誚責再三不聽乃取其所部兵馳入援汲丹稜人嘗為開封府刑曹掾介直有守至是稍擢用之

丁亥資政殿學士知中山府陳亨伯為步將沙振所殺初金左監軍完顔昌圍中山府亨伯冐圍入城固守踰半年敵不能下至是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斬以狥復呼振使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東門入府有妾好定按宋史陳遘列傳妾名定奴

者責其不侍報振立斬之遂害亨伯于堂中次子錫與僕妾十七人皆被禍振出帳下卒噪而前曰大敵臨城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趙甡之遺史金人以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帥陳遘登城上皇呼遘遘曰道君皇帝也遂慟哭曰陛下何得至此提轄沙振曰此中豈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詐也以箭射之遂鼓衆喧鬨而殺遘其子錫在旁側身護遘乃并殺之于是振自守中山按此時道君未離城下安得過中山若然則亨伯死不在此時史與甡之必有一誤臣修此錄凡繫月日者必以國史為斷但此時河北已隔絕史臣亦是得之傳聞容有差互以未有他書考證姑附見此後城破敵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中興贈特進謚

曰懣節昌金穆宗英格子達蘭也 按紹興講和錄有金人復取河南詔曰姦臣昌等稔心既逆玩寇欺君請歸侵疆務繼絕世自姦臣伏罪迹厥攸行外侮內連情狀甚著又一詔云撻懶等力言齊為不道既衰矣不若以河南地錫與大宋以此知撻懶即昌也昌于旻晟為從父弟故名皆連日字耳楊割洪皓記聞作楊哥令從苗耀神麓記史愿亡遼錄撻懶或作撻辣今從金人詔本楊割廟號穆宗此據洪皓記聞所云張棣圖經云楊割廟號神祖疑是後來所改今附此俟考 按英格達蘭名今改正姑存原註

戊子金令百官作勸進張邦昌表禮部員外郎吳懋當草表因稱疾求罷 汪藻撰懋墓誌云為禮部員外郎會金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公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俛曰僕請為之公由是獲免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賊

吾不能擊汝如叚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疾篤于家　時執政已下咸有勸進文此據實錄然是時執政馮澥曹輔前執政路允迪皆在金營城中前執政惟李回一人當考　軍器監王紱獨曰念之久矣何不亟為因探懷出表以示衆衆皆切齒懋晉陵人也於是吳幵莫儔賫司農少卿胡思所改定在京百官勸請狀詣敵營具辭畧曰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伏望以蒼生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為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

人推戴為主之望玗等至二帥遣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彥宗禮部侍郎劉思兵部尚書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持詣邦昌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因不食金不聽使人守之百官勸請狀金人曉諭諸路節文中有之見四月庚申注檄文但云具官劉侍中而無其名按邦昌上王書稱忽劉彥宗等賫城中文字與吳玗莫儔俱至故知劉侍中即彥宗也胡思改勸請狀有槃牘令叅考修正耿延禧中興記云張邦昌至城外金諭以欲立之意邦昌求死不從曰康王軍中有文臣耿南仲武臣劉光世必竭力輔之趙氏必中興立邦昌徒取誅滅于是金人于圍城中取臣南仲家屬并劉光世諸妾子之在城中者皆質金營按是時將相之家多為金所取未必因邦昌之言兼劉光世

自延安引兵東出此時猶未至崤澠間三月十五日西兵方至潼關邦昌僭已久矣當是金索劉延慶家屬而及光世諸子也况南仲非金所嚴憚張邦昌何用言之令不取

元帥府以隨軍轉運使梁揚祖總領措置財用初王在濟州軍食不繼揚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權印賣東北鹽鈔王許之未踰月商人入納至百餘萬緡軍餉遂給逮元帥府結局乃止汪伯彥中興日歷云王移軍東平梁揚祖軍錢糧有後至者大元帥既行大名尹張慤截留弗恤揚祖移文慶索不報逮聞王將即位乃變易輕賚以還揚祖具禀王王發笑按慤以公忠名恐未必有此或別有曲折當考

是日延寧宮火元祐孟皇后徒步出居相國寺前

之私第此据回天録后去年閏月已卯自瑶華宫移延寧先是淵聖皇帝與李若水議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及行也事見去年十二月乙丑至是六宫有位號者皆從二帝北徙惟后以廢得存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二聖皇族皆詣敵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邦昌必不能久借欲留孟后以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付會金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按金取宗族皆據管宫閣內侍所供名字后實以廢處外宫故不為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沈良靖康録云上皇出宫數日有手帖至開封府尹徐秉哲云欲得趙氏注孟子頎為送至及火發秉哲遽至延寧宫太后已出良所謂上皇手帖恐其詞必有悞汴都記云太后居道宫三

十年瑶華遺火之後在延寧宫今春又火是日太后脱身何所都人亦不知其無恙故皆得遺臣謹按靖康之變舉族北遷而元祐太后與康邸獨存葢天意也故詳著之

庚寅吴幵莫儔來報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告語城中萬一有不虞盡行屠戮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迓張邦昌金人以鐵騎送之及門而返晡時邦昌入居尚書省百官班迎邦昌與百官交拜於道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拜持王時雍大呼號慟掛冠而去俯禧子也禧分寧人元豐給事中夏少曾僉言二帥知邦昌不可強乃詭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立宋之太子以公為相善為輔助毋使敗盟請公

入城臣按邦昌上大元帥書叙金人迫脅事甚詳初無此說況太子出城已久未嘗再入城此說妄也呂好問開具謝克家分析因依狀云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臣為言相公曾察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金人去後公保人心如今日乎邦昌曰誠如是臣曰今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按此事惟好問奏狀及秦湛回天錄有之今且附見

壬辰金人以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給事中韋壽隆按北盟會編作馬壽隆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光祿卿黃唐傅軍器監王紹按北盟會編王紹下尚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逌戶部員外郎李健此本無及之健名而後云皆與時雍

等同趣當有脫文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吕勤倉部員外郎曾慥祕書省著作郎顔博文為事務官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邦昌亦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邪衆人泣勸再三乃止昌言新塗人壽隆餘杭人熙靖晉陵人唐傳侯官人士觀昉孫昉饒陽人雍熙中宰相慥晉江人博文安德人也昌言芻紹及之健博文皆與時雍等同趣而慥娶吳幵女故金用之實録稱中書舍人李熙靖為事務官按附傳熙靖自西掖

出守拱州復以故官召靖康元年除待制奉祠此時不為舍人實録誤也

癸巳吏部尚書王時雍等申令來軍民悉愿推戴張太宰緣京城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遣備禮儀施行金復令吴幵莫儔入城云以初七日行冊命之禮　留守司以軍前劄子復湏金銀元數遂分下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叚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匹下户金亦不減百銀不減千表叚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亦不憂曰金人以立主事

恐民不服先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徐夢莘北盟會編載開封府敷配金銀事在此月壬寅與實錄不同夢莘所編又云先是城陷之初金人索在京户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報以七百萬户至是金人令以人户等第敷配故雖細民下户亦不下金三十鋌銀二百鋌表段五百匹督令日下送納士庶知所配無規但相與戲詆而已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進士李植賫金帛詣元帥府且悉獻本司錢糧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王喜遂以植為承直郎植招信人也欽宗實錄以子諲為發運判官蓋因汪伯彥中興日歷所書也按紹興八年子諲乞以靖康中拘張邦昌家屬事宣付史館奏狀稱任京畿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今從之

鄜延經略使張深自陝府將

所部改塗趨虢州初諸帥既集宣撫使范致虚欲盡取五路兵與敵刻日會戰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李𤧚以敵氣方鋭勸深取間道趨京師其實謀避敵也深别致虚致虚大驚曰公獨異議殆假此以歸耳深曰既不能進其可守株以誤國事遂與副總管劉光世合軍而去𤧚華陰人也深至盧氏縣乃山行出大和谷南之汝州丙申統制官閤門宣賛舍人吳革為范瓊所殺革將起兵其叅謀吳銖等曰事急矣緩則且泄有不測之禍夜

漏未盡班直甲士崔廣等數百人排闥至革寢所曰邦昌以翊日受冊請舉事革以衆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黎明比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以權主管前殿司公事左言謀紿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不變革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夏少曾僉言云吳革召集壯士欲奪駕時軍前取去醫人入城買藥材見革說勤王兵皆在近甸敵精軍不滿萬人革信其詭說初五早欲奪門范瓊左言詐而殺之按革自以邦昌僭位日迫倉卒舉事恐非為人所詐也今不取

都省禮

房告報文武臣僚並以受册日赴文德殿立班閤門儀制榜令月七日僧道父老於尚書省令廳下立俟太宰上馬導引至右掖門先退太宰至文德殿門下馬仍詣殿東朶殿幄次更衣文武百官諸軍將校文臣選人武臣承信郎已上於殿下東西閤面北并設儀仗於殿下排立皇帝望大金國闕設褥位於殿下少立俟册寶入門至位皇帝降階詣褥位望大金國闕拜訖俟册寶至褥位讀册設寶皇帝跪受訖再拜皇帝陞殿即坐文武百官等七拜訖起居稱賀五拜訖退右曉示各令知悉

是日吳玠莫儔至自敵營時金人在南薰門謂呂好問曰康王我眼中物當以五千騎取之此據秦湛回天録好問即遣人持書獻王言大王所領之兵度可當則邀擊之不

然即宜遠避又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是夕侍從官並宿尚書令廳以待行事

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為皇帝冊文略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趙姓之遺史邦昌冊文曰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當仁不讓知歷數在于爾躬按偽楚録有邦昌冊文今録于此蓋牲之傳聞之誤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昔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益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巳下一百一字指斥不録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儀禮以璽綬冊命爾為皇帝以撫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署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有國者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前期有司設褥

位於宣德門外平旦邦昌自尚書令廳乘馬入次慟哭久之步至御街望金國拜舞跪受金使韓正退邦昌服赭袍張紅蓋百官導引步自大慶殿至文徳殿前進輦却不御步陞殿於御榻西别設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令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引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而立有衛士曰平日見伶人作雜劇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却裝假

官家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邦昌之受冊也百官皆慘沮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左言范瓊等數人欣然若有所得上皇在青城聞之曰邦昌若以死節則社稷增重今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此據曹勛北狩聞見録時上皇又遣左副元帥宗維書乞東南一郡以奉祖宗遺祀宗維不許王若沖北狩行録云軍前已議北遷令姜堯臣書寫劉目投尼瑪哈國相其劉目曰某素慕山林謝事罷政之後止管教門公事某之罪失固不可逃責念茲神御遠遷異國欲乞東南一郡以享祖宗血食不勝大願之至曹勛北狩聞見録云金人凡有計議只在淵聖御前奏稟

隔數日一遣人起居徽宗到寨十餘日自製劄子一通與相國云某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雖嘗招収張玨繼蒙須索即令戮以為報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為釁某即遜位避罪南去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奸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關報致煩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敗約所致蓋嗣子不能奉大國之約某亦有失義方之訓事遂至此咎將誰執尚有血誠祈冊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廷却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分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顒待台令劄子去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誠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劉子却不敢背元約

吏部尚書王時雍乞差官分管職事此據呂好問開具因依狀以時雍權樞密院事兼權領尚書省兵部

尚書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澥守舊職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李回權右丞偽楚録三月八日李回元係簽書樞密院事權依舊十八日權領中書省二十五日自權禮部尚書乞罷尚書領省事四月初九日乞罷權右丞皆與實録不同翰林學士承旨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按實録時雍儔皆自吏書除不知吏書何以有二員據儔除吏書在去年六月癸卯時雍不見除日當是儔從駕往金營而時雍併攝之耳沈良餘録云邦昌既立以時雍為太師何烈草史云王時雍領三省事係秉哲權門下侍郎皆誤記也今不取大理卿周懿文為開封尹吏部

員外郎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回江寧人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時馮澥曹輔留敵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薦許之都人號時雍賣國牙郎按紹興中王次翁曾統謝祖信劾趙鼎受邦昌偽命為京畿提刑退而告人有親奉玉音之語而實録不書蓋誣之也吕好問開具因依狀云初七日王時雍乞差官分管職事其時吕不肯承當門下省人吏來參臣亦設椅請坐以示堅不承當之

意邦昌自謂臣曰忘省中之語耶若虛着窠闕被軍前差將人來如何臣曰當時已傾心陛下再三思得利害實如此若軍前差人則城中束手做事不得矣所以含羞忍恥者以圖大計也好問此說雖以自辨理亦有之今併附見

邦昌之僭立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獨堅卧不屈夜既半同寮強起之不從垂泣而與之訣事畢有司舉不至者以逢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為請欲以復於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污我我其可俟遂發疾而卒逢眉山人也逢事迹據汝礪所作傳修入譚篆作汝礪年譜云公既不屈節乃為主議者解赴軍前二帥偕

坐見公責其不從軍令公大言曰鉅宋恩澤在人天命未厭忠義之氣形於詞色或欲辱公二帥曰此義士各為其主姑釋之按史及諸書汝礪未嘗出城篆蓋妄也

戊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兵部侍郎盧襄中書舍人李擢並落致仕集英殿修撰范宗尹權右諫議大夫克家良佐弟子良佐見今年八月壬申襄西安人擢歷城人也克家以疾辭邦昌遺之書曰既無由自裁不食五七日又不能死顧豈得已哉公能諒此心則共安海内以究遠圖之事尚可冀也况銓綜舊職非敢以此累公公無以疾

辭則幸甚書用尚書内省之印　龍圖閣直學士胡直
孺權户部尚書司農少卿胡思權户部侍郎户部員外
郎葉宗諤權司農少卿顯謨閣待制李熙靖詹乂並權
直學士院熙靖不受宗諤泰寧人乂縉雲人也
已亥王時雍權領尚書門下省事時吕好問未就職故
時雍兼之　邦昌遣户部侍郎邵溥使左副元帥宗維
中書舍人李會使右副元帥宗傑報以欲詣軍前致謝
二使及門先以狀申金答云皇帝不須出城好治人民

族要相見自往請也

庚子金人來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開封少尹夏承力爭不聽添差少尹余大均主其事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以使引押赴軍前當行者皆令衣袂相聯屬而往濟王之夫人曹氏避難它出秉哲捕而拘之此以欽宗實録趙甡之遺史李綱進退志趙子崧家傳參修開封府捉事使臣竇鑑曰我生為大宋之臣豈忍以大宋宗族交與敵人乎遂自縊而死權戶部尚書胡直孺免權職太

府卿朱宗權尚書刑部侍郎戶部員外郎陳師尹權太府卿庫部員外郎葉份權左司郎官戶部員外郎李健權右司郎官宗紱子（紱仙遊人嘗為給事中）份劍浦人也　河東軍賊高才以二千人歸正出語不遜王誅之命右軍統制苗傅代領其衆傅盡収才金帛子女王曰傅賊耳與才何異自此惡之　金人自宛邱引衆逼與仁列寨而屯復分兵犯開德宗澤遣統制官孔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急戒右文殿修撰權邦彥以所部冀州兵

為之備敵果至與戰又敗之

辛丑金人遣慶賀使崇禄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副使彰武軍節度使李士遷入城其書曰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楚皇帝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庶士之謀巳諒英聰之德具聞天闕優降冊書禮命初行羣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牘不圖屏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别幅遺邦昌衣著百二十段馬四匹既見邦昌與慶裔等燕于禁中　金

人分兵犯濟州至柏林鎮距州纔百里王聞之命都統制楊惟忠惟忠愠曰諸少將不出首推老者王曰此遊騎伺吾虛實耳乃令惟忠警嚴五軍翼擺堤上張旛以待又命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為疑兵夜金拔寨遁去是日知冀州權邦彥與敵再戰殺傷相當京東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閭邱陞亦以所募民兵出戰宗澤自南華縣遣二千騎援之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與澤所部統制官孔彥威夾擊大敗之　陝西宣撫使范致虛兵潰

于千秋鎮初致虛率諸路兵過陜州與敵遇戰十數救

傷相當復得潼關參議官趙宗印以舟師至三門集津

亦累得小捷致虛乃授宗印河東制置使整軍出潼關

僞西京留守髙世由聞之遣使告急于左副元帥宗維

乞兵為援宗維謂諸將曰致虛儒者豈知用兵當使斥

堠三千殺之按北盟會編作當明斥堠使三千人破之致虛前軍出武關由

鄧州澠池之間屯於千秋鎮宗維遣貝勒羅索將精騎

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西

道副摠管孫昭遠環慶經畧使王似熙河經畧使王倚留居陜府致虚収餘兵入潼關世由瓊孫也致虚之離陜也裨将李彦仙說致虚曰陜為軍後盍少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致覆不然衆屯聚出殽澠一蹶於險則散矣致虚業已發傳怒彦仙沮觧罷不用彦仙彭原人後徙𦍑善騎射喜言兵嘗為种師中部曲入雲中斬首二級稍得遷校尉其說致虚不見聽至是果敗致虚千秋之敗按趙甡之遺史及李觀紀行録皆在三月十一日辛丑而實録於三

月末附書之蓋不得其本日也實録又稱自正月至三月十五日大戰十數既得潼關乃引衆東出亦恐差誤

壬寅金遣使入景靈宫取神御等物此據實録未知與宣和録正月戊申所書有無重疊今且兩存之

自邦昌出令之初王時雍等皆以聖旨行下邦昌下令曰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議定及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内批稱中旨傳諭所司稱宣旨以手詔為手書偽楚録邦昌下令曰予以寡陋向逼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横見推逼不容自裁恐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顧德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衆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内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内廷及

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尚冀有永之國訖救寧於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靖康野録云邦昌内批稱中旨命於外曰命旨與此不同蓋傳聞之誤今不取　工部侍郎何昌言請更名善言避邦昌名也其從弟通直郎昌辰亦請於吏部更名知言時奉直大夫致仕徐俯居城中買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之

是日兵馬副元帥宗澤與金人戰於韋城縣敗之金人既為權邦彥所却澤因約知深州直秘閣姚鵬同進兵鵬未至澤自引所部至衛南候騎報敵壘近宜少避

澤曰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無以取勝澤揮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戰敗之敵益濟師官軍不利將士傷重者什二先鋒將果州刺史王孝忠戰死士卒知退無所恃人人爭奮敵大敗斬首數千級遂得韋城縣敵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汪伯彦中興日歷云三月辛巳開德府宗澤申金人十日自衛南前來侵犯乞應援十六日丙午宗澤申金人十日巳午間近護城堤統制官孔彦威交兵申酉間殺退十一日辰巳間再向前來本軍差權邦彦下官兵併力殺退當夜三更拔

塞適去奉王旨行下下不得追襲恐落奸便十九日己酉據副元帥宗澤下敗兵五人前來稱宗元帥十二日領兵追襲待徑入京城下解圍當日到衛南逢伏兵殺退東趣南華縣兵敗宗元帥易衣裳隨敗兵夜走奔北續據澤申如敗兵所說外見於雷澤縣招集潰兵乞給一器械澤先造戰車一百五十輛大而難運推駕者苦之一旦遇敵倉卒皆委而走金人以戰車盡載澤軍實而歸王閶之曰吾見澤戰車大不適用徒費工料澤不聽今果資敵矣初劉浩叛造戰車五兩試之不可用軍中闕衲襖乃提軍見澤為車陣圖以獻澤喜問所闕浩既得衲襖不告而還澤遂以浩所圖妄稱見造成車一百五十輛已募到民兵一萬五千人謀復真定朝廷壯之除秘閣修撰河北民兵總管其實無一人一車也方且圖之耳逮帥府遣佐開德乃旋用浩車制叛造而終於敗耿延禧中興記云宗澤權邦彥自南華入遇敵騎卒至西將王孝忠死澤邦彥更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姚鵬

軍所製戰車五百兩使民兵御之民兵棄車走為敵所得以載城下所獲金銀歸後建炎初河北冦皆澤麾下潰卒也按伯彥延禧與澤議論不同詞多毀澤又二人所進書皆出於澤死之後恐未足信今以欽宗實錄及澤遺事參修戰車事今年九月乙巳注可考先是知博州孫振以軍民之兵二千人至冠氏縣按博州有冠氏縣原本冠誤冦今校改王命屯濮州受澤節制去年十二月己丑至是聞澤與敵戰其親兵皆懼且懷鄉土乃殺振分取軍實散而北歸振傅父也耿延禧中興記云振墜馬死今從汪伯彥中興日歷竢考

癸卯呂好問權領門下省職事好問雖繫新銜仍莅舊

職　太學博士朱震致仕震邵武人也　元帥府寮屬聞金人立張邦昌欲奉王至宿州駐軍謀渡江左先鋒輜重至山口鎮三軍籍籍謂不返京師而迂路何也王聞其語遂罷行欽宗實録以宿州之行為黄潛善建議按中興日歴罷行在三月十三日癸卯此時潛善在興仁三月二十七日丁巳潛善乃至濟州實録誤也蓋耿延禧中興記初不深考附此事于潛善至濟州之後而史臣遂因之是時耿南仲汪伯彦在濟州未知的是何人建此議今但云帥府寮屬俟考宗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金又敗之

甲辰金人遣高慶裔入内藏庫又命歸德軍節度使王

納與慶裔偕來納燕人也是日領門下省呂好問以私財即永慶院啟建聖壽節道場慶裔適入城衆皆恐懼好問獨不顧實録甲辰金人入内藏庫而無其名三國謀謨録是日慶裔等入城而無其事今參取修立納所領節度要盟録二帥再問罪書中有之

邦昌以書至軍前論根括金銀事書曰比以冐膺繆禮願展謝悰雖瀝貢於忱辭終未親于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阽危之慮民志未定故未可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乃聞罄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祗畏戒諭官吏罔敢咈虔仰荷大恩敢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能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餓莩之多欲撫養則無資

以厚其生欲賑給則乏粮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例緼相尋若閔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覩轉壑之憂不啻履氷之懼與其跼天蹐地莫救于黎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誅誕佈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億衆于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于沒齒以答隆恩

又乞往謝二帥

大楚皇帝張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于光儀庶少伸于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具敷勤懇重蒙開諭仰識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有失于稽緩實深積于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叙不宣謹白

鄜延經畧使張深引軍次魯山

縣時西道都總管王襄亦在焉襄議與深合軍深以襄所統皆烏合不從乃趨潁昌而去

乙巳邦昌詣青城謝二帥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賔主之禮酒三行邦昌請不毁趙氏陵廟罷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凡七事敵皆許之

丙午邦昌下令不御殿不受朝引對百官于延康殿小軒呂好問家傳云或勸邦昌坐紫宸垂拱二殿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按實録初無進說者更俟考詳

與執政侍從以上坐議言必稱名飲膳起居不用天子禮遇金人至則遽易服邦昌雖僭立其處大内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有華國靖恭夫人李氏者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微有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益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寧殿使其育女陳氏侍寢其後因邦昌之姊入宫乃留其從者而易陳氏以歸王明清揮麈後録云道君在端邸有妾彭氏稍惠黠上憐之以小故出為都人聶氏婦上即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

太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二聖北狩彭氏以無名位獨得留一夕邦昌有酒彭氏衣以赭色半臂掖之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寢邦昌既醒急解其衣起就它室固已無及矣其後邦昌得罪者以此按史及李綱建炎進退志所書乃李氏事首尾甚詳明清所云疑姓氏或悞姑附著此今年七月丙辰行遣王時雍每日白事屢以陛下呼之邦昌叱之乃退　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聞張邦昌僭立即以狀白王乞遣師要擊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且言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者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皆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收莫如自近

舉兵要擊此為上策子崧燕懿王後淄恭憲王世雄孫也燕王生英國公惟忠惟忠生韓國公從靄從靄生世雄世雄生贈通奉大夫令郯令郯生子崧

丁未邦昌下令曰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令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文武臣僚皆遷官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府監諸州解首並與推恩廂禁軍依例犒設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事任職務一切依舊内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

色詣鼓院奏陳當議叅詳更定以從民欲邦昌偽赦全文云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所犯無輕重不以已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内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尉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勘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叙亡歿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者聽應禁軍正副指揮使已上各特與免男下班祗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服緑緋及十五年不以贓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府國學及别試所去年秋試得解舉首特與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奏名人並與免試内曾經六舉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

學兩舉諸州助教錫慶院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格人等並照原降指揮分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落職人與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並與特叙元職名其永不收叙人依此以次遷補候有闕收補應配軍因圍閉未出京人候開門日配沙門島並配鄰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者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放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累降指揮招集出首外應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存恤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應係官司欠負不以名色貫伯並行蠲免其私債元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借請之類見尅請受者並特與除放耆老並賜粟帛令戶部支給價錢官私房錢不以貫伯並放三月出糶米麥雜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慮民間不易可令更與減價出糶仍約束逐場人民擁并仰戶部

蹈逐應有係官木植及空閑屋舍添置賣場以濟細民無致阻滯掩骼王政所先當草昧圍城之中不忍視其横逆應亡歿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錢充藥送之費應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門俵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仰馬軍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諸軍差發到軍兵保甲等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軍營法醫治應伎術人等并家屬取赴軍前所拋下財産其有分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實給付應寺院宫觀有隔下發放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度牒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為僧道令開封府給公據應禁宫觀寺尼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俗者聽從便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依舊内有于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牒奉敕如前宜榜河南曉示各令知悉牒至准敕故牒　初金

人欲令邦昌肆赦呂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郊皆敵相公尚誰赦邪遂先赦城中　延康殿學士李回辭權右丞改權禮部尚書僞楚録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李回權領中書省吴幵權同領尚書省按史邦昌訪尋大元帥僞尚書省劉子李回押字而吴幵無之恐録誤也

已酉邦昌遣權國子監祭酒董逌撫諭太學諸生　陝西宣撫使前軍統制官翟興襲西京斬敵所命西京留守直龍圖閣高世由大金隨軍轉運使右文殿修撰張友極與伊陽人習知地利范致虚既敗去興間世由之

怠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使世由知澤州金人再入以城降因為敵用事見去年十二月戊寅至是就戮金人陷復州

庚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户部侍郎邵溥並權本部尚書實録溥權户部在此月丁酉按户書先差胡直孺直孺辭乃改命溥若係之丁酉則不應併差二員實録恐誤今從偽楚録克家出而不治事左司員外郎王琮權吏部侍郎邦昌所除拜皆令吏部賜告身不書年但繫日

月邦昌僞命出告不見於史光尭會要載閤門宣贊舍人宋源源陳乞轉官舊告係三月二十日下庚戌二十日也故因除吏部長貳附見克家不治事據實録所云然宋源遷官係尚書右選所行是時吏書王時雍莫儔在都堂若克家果不治事未知復是何人書告此事當考是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行移必去年號獨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

辛亥金人以貝勒　明珠為河北路統軍屯濬阿里為河東路統軍屯河陽諸軍有不服並令處斬初金人欲留兵為邦昌衛邦昌辭之呂好問謂高慶裔曰南北異道恐北人不習南朝法令或致驚擾奈何慶裔曰留一貝

勑在此節制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南方暑熱即有病恙則南朝負罪益深慶裔然之此據泰湛回天録於是命二人分屯兩河以為邦昌聲援

壬子榷戸部尚書邵溥兼提舉京城所都水使者陳求道依舊職

癸丑淵聖皇帝以手劄付徐秉哲曰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朝傾危父子宗族不能相保皆因諸公相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闕少厨中所用

什物頒於左藏庫支三千緡收買津發非晚成行勉事新君無念舊主某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淚迸路手札以實錄及丁特起泣血錄等書參修實錄云上三以親札付王時雍徐秉哲泣血錄云手札末云前宋趙某上王徐二公而臣家藏圍城中人手記則但云某上徐尹蓋秉哲本尹開封故也夏少曾僉言靖康小錄皆載上批但語小異耳少曾所記又云秉哲得之而泣恐未必然今不取　邦昌命應文武官被旨權攝職事者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　尚書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等歸自金營時邦

昌遺金書曰比膺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

臣工之助竊以左丞馮澥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衆推

忠謹此外臣寮等或因扈從前帝或因差充在軍如非

台意欲留之人乞示慈恩遣還之命左副元帥宗維許

之澥仲荀歸輔與譚世勣孫覿汪藻祕書著作佐郎沈

晦鴻臚寺主簿鄧肅亦因得歸覿在烏凌阿色呼美帳

中未與遣有小卒教覿以姓名屬高慶裔慶裔乃釋之

晦文通孫文通錢塘人治平中翰林學士名犯太上嫌名舊從肅王出質肅沙

縣人也輔入城遂卧家不出括初太常少卿劉觀在圍城中與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謀夜以栗木更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神主累朝冊寶金鐘玉磬悉埋之太廟中觀眉山人也此事不得其日據觀行狀在今春而藻正月十日巳從駕出城恐是觀因敵入景靈宮取神御物而有此謀故附藻入城之後或可移附正月巳亥淵聖臨出城時

是日罷括金銀時邦昌致書二帥懇其事其書曰邦昌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為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造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

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邦昌材質庸繆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冊命畀以南土使主斯民以為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祗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見今京都百姓自來前皇帝朝已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嗸嗸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溥智燭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屏藩之德邦昌不任哀懇惶懼之至 金報曰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

半令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捐止邦昌令尚書省榜諭

甲寅從事郎胡杞為宣教郎權司農寺丞此必有故當考尚書考功員外郎虞謩致仕 温州觀察使四壁都巡檢使范瓊為京城内都巡檢使帯御器械鄭建雄樞密副都承旨王瓔為四壁都巡檢使瓔成紀人也 西兵安義潰散無所歸與其徒去為盜掠汝潁間鄜延經畧使張深招降之

乙夘邦昌致書左副元帥宗維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冦宗維許焉　延康殿學士權禮部尚書李回乞罷權尚書以祕殿舊班暫領省事乃以回為資政殿學士領尚書省事位王時雍下　尚書刑部郎中張卿材太僕少卿陳冲同幹辦總領起發懿親宅物色冲等至徐王府日呼宫人飲酒歌笑聞者憤之按欵在三月二十五日故附此

八月戊午行遣　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靖卒始邦昌以熙靖直學士院熙靖拒之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

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至是卒中興贈延康殿學士

丙辰王承制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宗澤為徽猷閣待制賞韋城之功也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檄廬州豩切關防張邦昌家屬時邦昌之弟邦基通判廬州奉其母以居故邦昌之妻子咸在至是遣人持敕書往問道出亳州子諲知之即檄郡守直秘閣馮詢提舉淮西香鹽公事范冲使拘之以俟王命詢京子（京武昌人元豐知樞

密院事沖祖禹子也祖禹成都人元祐翰林學士汪伯彦中興日歷四月六日元帥府勘會張邦昌家屬在淮東寄居劉發運判官向子諲行下所屬州縣嚴為防守在此後八日蓋據子諲申到今不别出

丁巳金右副元帥宗傑退師道君太上皇帝北遷自滑州路進后妃諸王以下皆從惟建安郡王㮙先薨于青城此據靖康皇族數景王杞自出郊日侍上皇衣不解帶食不肉味比行鬚髮盡白此據曹勛北狩聞見録時金人以牛車數百乘奉諸王以下自過滑州即行生路至真定乃入城云曹勛北狩聞見録徽宗北狩日乘平日宫人所乘牛車牛五頭次顯肅皇后次廚傳及本殿一行内人車仗次

諸王帝姬妃嬪閤分内人不限次叙車計八百六十餘輛自過河經濬州城外敵騎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飭以銀二兩許博易飲食賣人知是徽宗即盡以炊餅藕食之類上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即行生路步人砍窠木騎軍戟枝梢水即填以草柴路深則疊以甬道跋涉荒向旬日不見屋宇夜泊荆榛及桑林間雖雨亦進河北泥深沒脛車牛皆屢壞屢死壞不容補死即鬻其肉而去又行稍緩則落後車馬從而勦除至暮下程悉以車前轅内向繞三四匝如射帖徽宗居其中又砍枝梢繚以為鹿角持兵備外嚴于出入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終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造飯大半委頓是後習知遇水處則逐車房院内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遂得趂明造飯飯罷支散路糧徽宗皇帝共破一羊粟一㪷諸王帝姬及閤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則計人日給二升皇太后皇后别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聖容而退如未見

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伴至真定府方入城歇泊二日晝換牛乃行緣自京至真定府牛多無草又以疲瘁死者十有四五至是改換自過真定近中山府行少緩日亦行五六十里沈良靖康遺録云二帝之行也分為四處上皇與景肅諸王上與燕越二王及皇太子大長帝姬從鄭皇后帝姬諸王從朱皇后諸駙馬別為一處以鐵騎驅擁而去按史及諸家所記祁王從淵聖燕越王從上皇大長帝姬不在北遷之數良録誤也　邦昌法駕縞素率百官詣五岳觀遥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信王榛至慶源亡去變姓名匿真定境中　是日高陽關路安撫使黄潛善自興仁至濟州初潛善在興仁募南華縣小吏李宗至京

師詗事為邏者所獲捕以見權領尚書省王時雍實錄以時雍為權領三省蓋承耿延禧所記之誤宗具言遣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之且補宗承信郎不受實錄作補修武郎恐誤今從汪伯彥日歷耿延禧中興記乞歸報時雍縱之宗得都城所印賣邦昌僭號文金人偽詔邦昌偽赦文以歸欽宗實錄云宗得邦昌偽號文金人偽詔邦昌偽赦及迎立太后書各一紙按宗以三月丁巳至濟州而邦昌四月丁亥始冊太后宗自出京至興仁府又自興仁稟命而後來濟州必經涉旬餘則其離京師必在三月半間安得有此書也蓋汪伯彥耿延禧誤記而史官又因之轉運使黃潛厚聞之入見王哽咽不能語王問之潛厚曰二

聖已去張邦昌僭立王聞之痛切即與潛厚同見耿南仲召潛善還濟州幕府請以都統制楊維忠代領其衆維忠辭汪伯彦言潛善所部統領官知廣信軍張換有將材乃命換節制興仁府廣濟軍軍馬換陜西人也潛善持李宗書見王耿延禧中興記云王時雍所以告李宗使語潛善者人莫得盡聞也潛善至曹州引宗見上高世則欲與宗屏人語潛善隨之潛善又引宗至臣南仲麟嘉堂臣延禧呼李宗語潛善亦隨之潛善退李宗後失所在或云為潛善所殺故或謂潛善得王時雍書不知何等語懼李宗以告人耳按日歷紹興中趙鼎嘗以此事奏陳上曰不然當時措置皆是潛善李宗見存自可問也然則宗未嘗死特延禧怨

潛善當國斥已而誣之今不取　王讀之涕泣

戊午王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汪伯彦為顯謨閣待制充元帥復潛善徽猷閣待制充副元帥汪伯彦中興日歷潛善自河間初來已帶待制誤也按潛善是時奪職未復今始還之當以實録為正　叅議官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為樞密直學士徽猷閣待制董耘為徽猷閣直學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為遥郡承宣使隨軍轉運使中大夫梁揚祖為集英殿修撰中興日歷揚祖前衘係帶直徽猷閣今從實録　隨軍應副直顯謨閣黄潛厚陞直

龍圖閣幹辦公事直秘閣王起之陞直龍圖閣朝請大
夫楊淵朝請郎秦百祥並直秘閣世則不受潜厚謝王
訖以與揚祖並為漕臣而汪伯彦除已職獨異不肯用
新銜中興日歷潜厚自小龍除秘撰亦誤今從實録及中興記　邦昌遺金書曰孫
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于趙氏遂留寘于軍中既知徇
義于前朝必能盡心于今日宜蒙寛宥使遂旋歸不許
邦昌書云比瀝懇誠仰干恩造丐舊臣之復職蒙英亮
而遣還已荷隆施尚餘至悃伏念撫封之始尤先盡節
之褒庶䝉國人以彰名教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
趙氏遂留寘于軍中既知徇義于前朝必能悉心于今

日恭惟上國方慎宏圖以忠孝而勵羣臣以信義而開鴻業宜崇寛貸使獲旋歸式昭全度之仁垂副愚衷之願其如虔叩昌究敷宣金人答書云早承懿諭願還舊臣以謂馮澥國之老成郭仲荀衆推忠謹此外臣寮如非欲留之人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旋歸者係裨賛時政或有未還者俱是欲留仰兾照知無煩理會　遣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中書舍人張澂還京師允迪宋城人靖康初以簽書樞密院事使左副元帥宗維軍言割地允迪以元年二月丙午出使未見罷時為所拘至是得釋

金人遣蕭慶來議以陜西沿邊城寨畫界與西夏邦昌遣權吏部侍郎王琮往謝且辭之金不許金又遣邦

昌書言地有分割民有凋弊特免歲貢錢一百萬緡銀帛二十萬匹兩每歲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帛各半邦昌

書云比馳柔翰冒貢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裨中外之任載惟借車深負兢惶豈意台慈曲垂鑒炤馮澥郭仲荀二員既蒙矜允曹輔譚世勣以下悉已獲歸仰荷隆恩實出望外至于親加訓誡俾虔臣節之修俯念孤危允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賞之數實軍前急用之資蒙深軫于疲羸遂獲紓于根括興言肇造之本賜以安固之圖豈惟億姓之生靈盡歸元造兹為萬世之大惠爰報鴻私罄筆舌以難周銘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琮恭詣帳前伸謝仰惟英聰俯見卑悃金人書云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納銀絹五十萬匹兩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舊例輸納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匹

兩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絹各半其數依舊例交割

秘書省著作郎沈晦以所假官真拜給事中

已未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敵營辭服赭袍張紅蓋王時雍徐秉哲吴幵莫儔從所過起居並如儀二帥見邦昌請還孫傅等書大怒曰取三人者豈非欲講前日事邪遂面詰再三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覬釁而動邦昌懼不能對及午還宫　初孫覿既歸金人以覿初不與遣復追還之覿即

舍旁從刑部郎中張卿材自匿又間行詣權刑部侍郎朱宗越七日金使坐都堂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卒至門宗以計緩之翌日敵引去覿乃得免　元帥府斬閤門祇候侯章初命章監丁順軍章聞張邦昌僭立自廣信軍馳至濟州言曰事已如此諸公别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侵汪伯彦等伯彦請于王以章扇揺軍情斬以徇汪伯彦中興日歷云侯章本出入張邦昌門下至是以險語迫王勸王急為渡江計自具呈擅作大元帥府京東等路幹辦公事入銜與丁順同共措置招収人兵先計會案吏揷入熟事文字帯押王送伯彦面

呈伯彥言章外則倡言扇搖軍情內則懷姦逼逐大王聚兵作過乞斬章以徇潛善延禧耘世則皆憤疾曰可斬王曰且與送獄尋捜到丁順所與章戰袍頭巾及丁順書簡遂斬之人情大定耿延禧中興記云侯章欲往京城下道逢李宗宗具以事告章章走濟州明言之三軍洶洶云事既如此而諸公別無措置此皆細作耳侯章以先報事為功助三軍鼓倡汪伯彥斬章以徇人情大定二書所云與實録不同盖伯彥已誅章而誣之延禧所云差近事實

宗澤自南華移屯臨濮　閤門宣贊舍人中彥臣自軍前復還先是有勤王兵至咸平縣敵人遣使來問欲盡殺為復要招安可急將赦書來邪昌遣彥臣賫手書往金人以三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

見我師而還　初有詔起京東土兵射士勤王宿遷尉崔某以所部至沂州莊子城有王嗣者唱衆為亂遂縱掠城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